

追憶陸京士兄

水祥雲

(本文另有插圖刊一三七頁)

義結金蘭交稱莫逆

陸京士兄江蘇太倉人，歷任全國郵務工會常務委員、上海市參議員、滬滬警備總司令部軍法處長、中央社會部司長、農工部副部長、制憲國民大會代表、行憲第一屆立法委員、中央政策委員會副秘書長等要職。他的逝世，事出突然，噩耗傳出，幾令人不敢置信，因其平時體力素健，且許多友好在他病發之當天尚同他開會，晚間和他同席敘餐，精神抖擻。那天（七十二年十二月廿九日）晚上約九點多鐘，他仍照例與我通一電話，告訴我某公選票之事，業已一一辦妥，囑可放心。言詞之間，狀甚愉快，談笑自若，但略帶酒意。可是到了午夜，我正熟睡，忽電話鈴響，接到鄭政兄電話告我：「京公已因病去世」，這真是一個晴天霹靂，我驚惶萬狀，不知如何是好，回憶往昔，百感交集，這一夜輾轉反側，不能成寐。近來每遇困難之事，動輒勾起思念，悵然若失，徬徨不已，每欲述其生平為人處世往事，但千言萬語，不知從何說起，好在有關他參加國民革命、清黨、抗戰、反共事蹟，已有友好闡述甚

詳，筆者就記憶所及略述數事如次。

我於民國十三年考入上海郵政管理局，京士兄也於同年考入，先後進局，因彼此工作地點不同，並不認識。民國十六年間，京士兄已加入中國國民黨，領導上海郵務工會從事郵工運動，因此與工會中的共黨份子時有衝突，視京士兄為眼中釘，恐嚇威脅，無所不用其極。就在那年某晚，我在工部間（本埠郵件分發單位）揀信，忽然發現一封致陸京士先生函件，份量較重，以手一摸，發現有一顆子彈，心知有異，那時雖不認識京士兄，但聞名已久，知其為工會領導人，所以急忙忙將工作做完，親自送至閘北寶興路京士兄住宅敲門面交，該時約晚間十一時許，由其親自開門接受，拆閱完畢，他不但毫無驚慌之色，且處置泰然，若無其事，同時親切對我表示謝意，送我出門，歸途中我深感其態度和善，平易近人，有膽識、有魄力，不愧為工會領袖。就從這樣一個機緣認識了他，也追隨了他數十年，情同手足，亦師亦友，義結金蘭，交稱莫逆。（註）

領導郵工參加革命

自民國十三年，京士兄進入上海郵局，那時郵政操於客卿，低級郵工與高級郵務長待遇，相差數十倍之鉅，引起低級郵工紛紛不滿；同時國民革命軍，正開始北伐，全國各地革命浪潮，風起雲湧，上海也不例外，京士兄此時挺身而出，不畏艱險，對於改善郵工生活，增進郵工福利，不遺餘力，並協助政府收回中華郵權，法經艱難，因為一方面肅清工會內的共黨滲透潛伏份子，另一方面參加國民革命，響應北伐，其中經過艱苦奮鬥，可想而知。民國十六年後北伐成功，郵權收回，郵工待遇得以改善。嗣後於民國十九年領導全國郵工，創辦全國郵務總工會。民國廿一年為反對郵政儲金匯業局分立，發動護郵運動，領導全國郵工大罷工，為維護郵政考試人事制度及保持郵政整體事業，奮鬥結果，卒獲成功，寫下了郵工運動光輝燦爛的一頁。

畢生從事勞工運動

京士兄由領導郵務工會，進而參加上海市總工會，也頗為活躍，居重要地位。於民國廿四年因感我國勞工法令，尚無全國性總工會組織之規

定，乃結合勞工與研究勞工問題人士共同發起組織中國勞動協會，以促進勞心勞力者之團結與合作。以發揚勞動文化及參加國際勞工活動，又為培植勞工幹部，成立上海市工運幹部訓練所。廿六年在武漢籌組中國工人抗敵總會，抗戰期間在重慶任行政院社會部組訓司長十年。抗戰勝利後卅六年擔任中央農工部副部長，成立上海市工人福利委員會，組織護工隊，與共黨搏鬥。民國卅八年大陸淪陷，隨政府播遷來台，成立自由中國勞工同盟，出席國際勞工大會及國際郵電工會世界大會，近來負責國際社會福利協會中國委員會，並歷次出席該會國際社會福利會議。且自卅七年當選勞工立法委員以來，對於勞工權益、工人福利，至為關切，並主持中國文化大學勞工研究所理事會，及中國勞工運動史續編，完成增訂版問世。總之其畢生精力，貢獻於勞工運動甚多，無論從政或直接參與工運活動，均隨時隨地不忘勞工大眾之福利。

以誠待人熱忱負責

京士兄雖係勞工出身，因才華出眾，熱心負責，憑其刻苦耐勞，努力奮鬥之精神，無論求學做事，均藉其經驗與智慧，得心應手，青雲直上，其從政方面，曾任上海市黨部委員、上海市警備總部軍法處長、忠義救國軍支隊長、中央社會部民衆組織處長、行政院社會部組訓司長、中央農工部副部長。卅七年任勞工立法委員以來，仍念念不忘一般勞工及貧困之大眾，寄與同情與援手，每日忙碌異常，除立法院公務外，均為友人

排難解紛，貧困救濟，職業介紹，提攜後進，熱心服務。彼嘗謂做官之日短，做人之日長；又謂人生以服務為目的，助人為快樂之本以自勉，其熱心服務，溢於言表。其最爲人所稱道者，厥爲卅八年大陸撤退前夕，上海市人心惶惶，莫衷一是，紛紛設法離滬，此時兵荒馬亂，一票難求，惟獨京士兄排除萬難，不辭艱險，對上海忠貞愛國運同志，作有計劃、有步驟之撤退，先後來台者約達五百餘人，不僅安全到達台灣，並分別安置就業，此種古道熱腸，同志愛之精神，實爲難能可貴，令人敬佩。

達觀灑脫急公好義

哲人其萎，老成凋謝，原是人生常情，惟獨京士兄在數小時前尚與我通過電話，談笑自若，而數小時後即告病逝，令人深感突然。正所謂人生如夢，甚難逆料。然對其個人言，心肌梗塞，驟然而去，毫無苦痛，也是福氣。他生前嘗謂「活得快樂，死得痛快」，如其心願。京士兄有此善果，諒係他生前爲人達觀灑脫，急公好義，陰功積德，有以致之。

然而，京士兄之死，對國家社會是失去一位忠貞賢達志士，對工界更是失去一位慈祥的導師，誠爲不可彌補之損失。他畢生從事勞工運動，數十年如一日，其鏗而不捨之精神，實爲後世之楷模。本文完稿之時，適逢其生前主持之「中國勞工運動史」續編增訂版出書，同時他所最關注在立法院討論之「勞動基準法」，也於本（七十三）年七月十九日三讀通過完成立法程序，他英

靈有知，定將含笑於九泉矣。

註：事後京士兄在自述中有這樣一段記載：在他籌組新工會到一個最重要階段時，中共寄了一封匿名恐嚇信給他，信裏面並且還附了一顆手槍子彈，信裏用最惡毒威脅的言詞恐嚇陸京士，要他馬上脫離工會，遠離上海，要不然下一顆子彈就要射穿他的腦袋。

當時上海局勢十分紊亂，共黨份子的暗殺流血事件也時有所聞，因此他的朋友都勸他小心謹慎，最好是先避一避；但他抱着犧牲奉獻精神來爲黨國效力，那怕這種威脅。

他當時很豪壯的對滿心憂慮的太太說：「革命不怕死，怕死不革命！」對中共的恐嚇根本不必他當作一回事，仍舊是積極的籌備改組工會工作。

訂購「中外雜誌」贈送親友是最高級的禮品，他（她）會每月想起你的友情。全年新臺幣陸百元，國外全年美金貳拾壹元，航空另加郵費。

訂閱中外雜誌，中外文庫請撥電話五三六五三一。